

我們的校長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

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訓練處印贈





校 長 玉 照

MG
K827.6
144

校訓

智深勇沈

汪兆銘

訓校之書手長校



3 1764 9627 5

校 歌



G 4/4 $\underline{5-1} | \underline{331-3} \ 2 | \underline{5-3} \underline{213} | \underline{2-1} \underline{2-1-3} | 5 \ 5 \underline{33} \underline{4} |$

興復中華保衛東亞 在我校種下根芽 主義須貫教範律



$662 \ 2-3 | 4 \ 5 \ 1 \ 3 \underline{4} | 5-0 \underline{5-1} | \underline{33} \underline{3-2} \underline{1-3} |$

莫放鬆準備 做奮鬥的光輝 光明不遜引導全國



$5 \underline{3-2} \ 1 \underline{7-1} | 2-0 \underline{1-2} | 3-0 \underline{2-3} | 4-0 \underline{3-4} |$

的民 根據着子 向前行 智慧深 勇要



$5-0 \underline{5-4} | \underline{323} \ 1 \underline{7-6} | \underline{52-3} \ 10 \underline{5} | \underline{5-5} \underline{3} \underline{2-3} |$

沈 視 交精 誠證 願不 斷發揚 我 校精



$1-0 \underline{5} | \underline{5-3} \underline{2-3} | 1-0 \underline{5672} | 2 \ 1- ||$

神 發揚 我 校精神

校 校 之 訂 手 長 校

目 錄

校長玉照

校長手書之校訓

校長手訂之校歌

校長自傳……………(一)

汪主席六十政記……………(六)

汪主席印象……………(一九)

校長自傳

——載二十三年元旦東方雜誌三十一卷第一期——

我原籍是浙江山陰，祖父以上，墳墓都在山陰，父親始遷至廣東番禺。他雖然聽得懂廣東話，却不會說，仍然是浙江人。初娶盧氏，也是浙江人，生一子三女。我母親姓吳，方才是廣東人，生三子三女。我在兄弟行第四，連姊妹算第十。我生時父親已六十二歲了。我十三歲母親病歿，十四歲父親病歿；依戀父母的光陰，統共只得這些，其間還除去在襁褓中無知無識的時候，算來不過十年。我只記得父親是個勤學的人，七十一歲以後，眼生蒙翳，不能看見細字，耳又重聽，當我傍晚由書塾放學回家的時候，父親必令我大聲朗誦王陽明傳習錄等書兩三頁，傾耳而聽；又令我在一塊白漆板上，寫三四寸大的字，或陶詩，或陸放翁詩兩三首，背手徐看，直至背誦得出，方才罷休。每有和作，便令我筆記起來，我父親是九月初七日夜半得霍亂病，初八日午前死的，死前一晚，這功課並未間斷。在我自己，因此所受的益，比在書塾裏似乎多些。我的母親，提起來真傷心，我覺得她一生只是沈浸在

憂勞兩字裏。家計的艱難，家事的瑣碎，以及在家庭內所受的閒氣，如今還一幕一幕的時時湧現於我眼前。我有一卷秋庭晨課圖，並有一段跋語，將我母親的生平，以及我幼時的光景約略寫出。

我父親在時，家計已經貧薄，父親直到七十一歲方才歇業；父親歿後，並無遺產，我衣食之費，都仰給於長兄，至十七歲，便出去做「子曰先生」，每月得十元修金，兼去各書院應試，往往取得優等，每月平均得膏火銀二十元左右。十八歲三兄病歿，十九歲二兄病歿，和兩寡嫂一孤姪恃此度日。一言以蔽之，我幼時的生活是貧薄的，是悲苦的。

至於我的學業，因為只受過「子曰先生」的教育，當然所謂外國文，算術，體操等等都談不到；十六歲以後輪到自己做「子曰先生」了，不但談不到，因為時間的關係，連夢也做不到。所以我的一生，缺乏普通學識，甚至連身體也呆笨不靈，這是提起來也慚愧的，幸而我幼時除了受「子曰先生」的教育以外，還受些家庭教育；我叔父更是博學，藏書數萬卷，因此我於經史子集四部之書，也還窺見一些，但這算得什麼呢？

及至二十歲，居然得着機會，考取了留學日本法政速成科的官費生。到了東京

、速成科畢業後，自費入專門科；自費的錢是從譯書來的，只是那時的譯書，只爲得錢，如法規大全等等，純是僱傭式的工作。官費的時候，每月祇得三十元，自費的時候，每月所收竟有五六十元，除了使用之外，還可以幫朋友的忙。

我在國內研究史學的時候，對於遠金元之侵略中國，免不了填胸憤慨；對於清，自然是一樣的，只是被什麼「君臣之義」束縛住了。及至留學法政，從憲法學得到了國家觀念及民權在民的觀念，從前所謂「君臣之義」「撤之九霄雲外；固有的民族思想勃然而興，與新得的民權思想會合起來，便決定了革命的趨向。乙巳年我二十二歲，孫先生到東京，我和朱執信等幾個人前去見面，加入中國同盟會，是爲我獻身革命之始。那時候兩廣總督是岑春煊，我的長兄在他幕府，和一位劉子蕃先生同事，他兩人原是朋友，我的長兄會爲我訂婚於他的一位令妹，這種辦法，如今是不行的，但在當時，却以爲天理人情之至。身爲長兄，老子死了，不替兄弟定個把老婆，是要惹人議論的，所以就這樣幹起來，不但不徵我同意，連通知也不必的。如此者幾年了，忽然聽得我做了革命黨，不免驚心。民報上文章做得多，風聲自然越緊。有一日，岑春煊喝醉了酒，硬要我長兄將我交出來，不然就要對不住；我長兄急得沒法。我得此信息，便寫了一封最後的家信，署名「家庭之罪人」。這封

倉我如今還記得，寫在下面：「事已發覺，謹自絕於家庭，以免相累。家中子弟多矣，何斬此一人？望縱之，俾爲國流血，以竟其志，死且不朽。惟寡嫂孤姪，望善撫之，不然死不瞑目。抑此非罪人之所宜言也。與劉氏女曾有婚約，但罪人既與家庭斷絕，則此關係亦當隨以斷絕，請自今日始，解除婚約。」長兄得此信後，便將驅逐逆弟，永離家門，具稟番禺縣存案，復和劉子蕃先生商量將兩家聘物交還，婚約焚燒，作爲了事。後來聞得劉氏女反對他們這樣做法，直至民國元年，我已娶了，回到廣東，重見家門，聞得她尙未嫁，我覺得正是古人所言「我雖不殺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，」未免耿耿於心；及至聞得她和一位陳先生結婚了，方才甯貼。

我從二十二歲加入同盟會，今年已五十一歲了，在這三十年中所經過的，我不願多說。因爲就民國以前來說，從乙巳年起，我的主張和議論都載在民報；丁未以後，奉孫先生命奔走南洋，組織同盟會分會百餘處，在那時候所有演講和論說，都載在中興日報；己酉以後，潛入北京，被人捉住，放在牢裏，也還有一首述懷詩，載在小休集；獄中生活，也被南社詩話採錄；這些都可以算做我的自傳。記得庚戌三月初七日，我在北京被警察捉住，在夾衣裏搜出「革命之趨勢」「革命之決心」及「告別同志書」，他問我「爲什麼將這些文章藏在身上？」我答：「沒有別的

，不過覺得拿墨來寫是不夠的，想拿血來寫，所以放在身上，預備死的時候，有些血染在上面。」所以，我覺得拿生平的演講和論說當做自傳是最真實的，不必另外再作自傳了。就民國以後來說，也是如此。不過民國以後的事情，比民國以前複雜得多，我的革命決心，固然始終沒有改變，而我對人對事的態度，却不免時有改變；但所以改變的理由，我無不講出來，至於理由的對不對，則我願接受現在和後人的評論。

汪主席六十政記

張江裁

六

近六十年來，國家千變萬幻，可驚可惜之事，爲亘古所未有，蓋內則以數千年來專制政治之餘毒，纏綿未息，外則列強之侵凌，日以益甚，內外相乘，國幾不國。主席汪公應運而生，排衆難，受萬苦，近更不顧世俗之毀譽，忍辱負重，致力於亞洲民族解放運動。其自傳有云：「民國以後的事情，比民國以前複雜得多，我的革命決心，固然始終沒有改變，而對人對事的態度，卻不免時有改變，但所以改變的理由，我無不講出來。」周作人先生近爲吾序汪先生庚戌蒙難實錄有云：「汪先生不惜一身以利衆生，爲種種難行苦行，……投身餓饑虎，所捨不祇生命，且及聲名。……稱之爲菩薩行，正無不可。……」而主席之序亦云：「今日家國之危，尤甚於當時，余耿耿此心，亦與當時無異，第創痕較當時爲多。」就此以觀，足以見主席志行矣。主席既以一身繫亞洲存亡，則其一言一行，亦身邦國信史，茲屆覽揆之辰，撮其六十年來大事，撰成政紀一編，想亦我亞洲民衆所欲睹也。

汪主席，字季新，號精衛，其先系出唐越國公華，元末自婺源遷山陰，明正

德中有諱應軫者，績學善文，著有青湖文集，是爲十二世祖，曾祖焮不仕，祖雲，舉人，遂昌縣訓導，父淑，字省齋，幕游於粵，始著籍爲番禺人。

民元前二十九年（光緒九年）癸未（一八八三）夏歷三月二十八日，主席生於三水縣署，蓋尊人省齋先生遊慕三水故也。國父年十八歲，入夏威夷大學肄業，六月歸國，入香港拔萃書院。是年黑旗軍劉永福收復河內，擊殺法海軍大佐黎威爾，法人憤，加兵安南，訂順化新約十三條，夷安南爲其保護國，越法之事終，中法之戰起。

民元前二十八年（光緒十年）甲申（一八八四）主席二歲。正月 國父入香港皇仁書院，清廷命江督曾國荃赴滬，與法使巴特諾議和，法使不應，清廷遂下詔與法宣戰。

民元前二十七年（光緒十一年）乙酉（一八八五）主席三歲。清廷派直督李鴻章，與日本全權大臣伊藤博文議高麗事，又與法使巴特商安南條約十款，是年九月五日，主席外甥朱執信生。

民元前二十六年（光緒十二年）丙戌（一八八六）主席四歲。國父感中法戰後，內憂外患，於是革命思想，油然而生，遂與鄭士良陳少白諸君，祕組革命機關於

廣州。國父是歲入博濟醫院，蓋以醫可濟人，爲入世媒介也。

民元前二十五年（光緒十三年）丁亥（一八八七）主席五歲。國父入學香港雅麗醫學校，與陳白、尤烈、黃詠襄、楊鶴齡、陸皓東諸人，結黨議政；時往來於廣州香港之間。

民元前二十四年（光緒十四年）戊子（一八八八）主席六歲。國父肄業於雅麗醫學校，清廷與英訂中英西藏條約。

民元前二十三年（光緒十五年）己丑（一八八九）主席七歲。國父仍肄業於雅麗醫學校，三月清德宗親政。

民元前二十二年（光緒十六年）庚寅（一八九〇）主席八歲。國父仍肄業於雅麗醫學校。

民元前二十一年（光緒十七年）辛卯（一八九一）主席九歲。隨省齋先生遊慕陸豐，平旦必習字於中庭，母吳太夫人，必臨視之，日以爲常，傍晚由塾歸，省齋先生授王陽明傳習錄等書，或默書陶淵明陸放翁諸人詩，自謂一生國學根基，得庭訓之益爲多。

民元前二十年（光緒十八年）壬辰（一八九二）主席十歲。秋間隨省齋先生返省

城，散塾歸來，省齋先生授以文史，是年 國父畢業於雅麗醫學校，名列第一，得博士學位，自設藥店於澳門。

民元前十九年（光緒十九年）癸巳（一八九三） 主席十一歲。仍在省城從省齋先生讀，是年 國父偕陸皓東，由上海赴天津，上書李鴻章痛陳救國策略，洋洋五千餘言，切中時弊，末言農爲國本，尤應興農，願赴法國考察蠶桑，及各國農業。

民元前十八年（光緒二十年）甲午（一八九四） 主席十二歲，仍居省城。是年 國父赴檀香山，與何寬李昌等，創立興中會，衆推 國父爲會長，七月清廷正式與日本宣戰。

民元前十七年（光緒二十一年）乙未（一八九五） 主席十三歲。母吳太夫人歿，正月二十七日興中會幹部正式成立於香港士丹頓街，榜曰乾亨，二月幹部會議議決軍事策畫，及青天白日國旗，國旗樣式，則陸皓東手製也。九月廣州革命機關爲清廷所破，逮捕多人，陸皓東等就義，十月 國父亡命日本，立興中會於橫濱。

民元前十六年（光緒二十二年）丙申（一八九六） 主席十四歲。夏歷九月初八日，省齋先生逝世，享年七十有四歲。十月十一日 國父蒙難於英京清使館。

民元前十五年（光緒二十三年）丁酉（一八九七） 主席十五歲，隨長兄兆鏞先生

（字懷吾）客居粵北樂昌縣。主席有西石巖詩云：「笑將遠響答清吟，葉在歌巾酒在襟，天淡雲霞自明媚，林空巖壑更深沈，茱萸棖觸思親感，碑版勾留考古心，咫尺名山時入夢，偶逢佳節得登臨。」主席學詩自此始。是歲 國父居英京，著倫敦被難記：又自撰生傳，清廷與法立約，予以兩廣雲南鑛山開採之優先權。

民元前十四年（光緒二十四年）戊戌（一八九八）主席十六歲。隨兆鏞先生仍居樂昌，致力文史，正月 國父在英京，採取各國政治、經濟、人情、風俗、取長補短，定爲三民主義。二月赴橫濱，三月日本民黨宮崎寅藏，奉進步黨首領犬養毅命來謁，旋迎 國父居東京。

民元前十三年（光緒二十五年）己亥（一八九九）主席十七歲。在樂昌。從番禺章梅軒先生（琮）讀，致力經史經世之學，梅軒嘗從陳蘭甫先生遊，主席叔兄兆鈞之岳丈也。是年 國父力佐菲律賓獨立未成，而犬養毅、平山周、中村彌六，亦皆參與其事。又命陳少白設中國日報於香港，此爲民黨辦報之始。

民元前十二年（光緒二十六年）庚子（一九〇〇）主席十八歲。仍居樂昌。是歲其三兄兆鈞（字叔和）病歿。 國父開興中大會於香港，任會長，再助菲律賓獨立不成。五月在港策劃廣東獨立事，九月六日史堅如烈士謀炸粵督，燬督署，史被執死

民元前十一年（光緒二十七年）辛丑（一九〇一）主席十九歲。由樂昌返省城，隨仲兄兆銓（字仲器）居，同應番禺縣試，縣令太倉錢公璞如（溯瀨），閱其文，置第一。兆銓第三，及啓糊名，知爲兄弟。終試，以兆銓與互易其次，而府試則主席第一。受知於學使歸安朱侍郎疆邨（祖謀）。縣有禺山書院，月課士以文藝，錢公璞如得主席卷，輒優異之，數召見。是年兆銓歿，兩寡嫂一孤姪，卽恃主席所得膏火金以度日。

民元前十年（光緒二十八年）壬寅（一九〇二）主席二十歲。考取留日法政速成科官費生，得聆民權學說，與舊有之民族思想融洽爲一，思想大變。三月章太炎等在東京舉行支那亡國紀念會。

民元前九年（光緒二十九年）癸卯（一九〇三）主席二十一歲。在日本法政大學速成科畢業，從事譯書，所得潤金，卽以作入專門科之學費，月入六十金，足以兼顧家庭，及幫助朋友。自謂留學法政，從憲法中，得知國家觀念，及主權在民觀念，從前所謂君臣之義，撤之于九霄雲外，固有之民族思想，勃然以興，與新得之民權思想會合，遂決定革命之趨向，其冬 國父設革命軍事學校於東京。

民元前八年（光緒三十年）甲辰（一九〇四）主席二十二歲。仍在日本受業于法

政專門學校，國父赴檀島改組檀山新報，親撰論文，與保皇黨之新中國報論戰。

民元前七年（光緒三十一年）乙巳（一九〇五）主席二十三歲。七月國父首創同盟會於日本東京赤坂區榎町黑龍會內，主席偕朱執信往謁國父於神田錦輝館，遂入盟。三十日同盟會開籌備會，公推主席起草會章。八月二十日在赤坂區霞關板本金彌邸開成立大會，公推國父為總理，主席為評議員，議組民報，發表革命方略，十月二十一日民報出版，主席與胡漢民、朱執信、章太炎、黃侃、劉申叔，先後執筆政。

民元前六年（光緒三十二年）丙午（一九〇六）主席二十四歲。畢業於日本法政大學，（考第二名，時同學三百餘人，）得法學士位。畢業後隨國父赴南洋，設同盟分會於吉隆坡。又至庇能，設同盟分會，在檳榔、吳世榮之荖蘭園，與陳璧君同志相晤，談革命，遂同至新加坡，介謁國父加入同盟會，六月由南洋返日本。十二月二日民報開週年紀念會於東京錦輝館。

民元前五年（光緒三十三年）丁未（一九〇七）主席二十五歲。正月二十日隨國父往星洲轉安南，密設分會於河內，經營粵桂滇軍事，七月十二日南洋中興日報出版，與保皇黨總匯報對峙，主席與胡漢民先後持筆政，是年再至香港，致力革

命事業。

民元前四年(光緒三十四年)戊申(一九〇八) 主席二十六歲。隨 國父赴南洋，作宣傳及募款工作，七月民報被封。是年清光緒帝殂，溥儀嗣帝位，載灃爲監國。

民元前三年(宣統元年)乙酉(一九〇九) 主席二十七歲。三月隨 國父在星洲及美洲各地，任宣傳及募款，成績極佳。

民元前二年(宣統二年)庚戌(一九一〇) 主席二十八歲，三月七日以謀炸清攝政王事洩，被逮入獄，同謀者有喻紀雲、陳璧君、黃復生諸君，事詳「汪先生庚戌蒙難實錄、別錄」兩書。

民元前一年(宣統三年)辛亥(一九一一) 主席二十九歲。九月十六日出刑部獄，其時黨禁雖弛，而黨人方各有事，祕其行跡，不能築獄門外相候，獨東莞張篁溪先生往迎，遂同至驪馬市泰安棧。是年三月廿九日，有黃花崗之役，爲民族一大血戰。八月十九日同盟會會員以軍隊首義於武昌，推翻清政府，創立中華民國，十一月二十五日隨 國父流滬，是月 國父當選爲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。

民國元年壬子(一九一二) 主席三十歲。被推爲同盟會北方支部長。一月一日

國父就臨時大總統位。主席任上海南北和平會議代表；爲定國都事，北上與袁世凱協商，雙方爭執，多所斡旋。是年與陳璧君同志結婚，辭一切政職，偕往廣州，省視兄嫂。八月赴法，二十五日同盟會改組爲國民黨。

民國二年癸丑（一九一三）主席三十一歲。漫遊歐美，考察政治經濟，十一月四日袁世凱強迫解散國民黨，取消國會省會中中國國民黨籍議員，國父不能安居於國內，重遊日本。

民國三年甲寅（一九一四）主席三十二歲。漫遊歐美，考察政治經濟。七月八日國父在東京組中華革命黨。

民國四年乙卯（一九一五）主席三十三歲。漫遊歐美，考察政治經濟。國父仍居東京，主持中華革命黨。

民國五年丙辰（一九一六）主席三十四歲。漫遊歐美，考察政治經濟，黃興歸自美洲，居滬，懼心臟病卒。蔡鍔亦病歿於日本。

民國六年丁巳（一九一七）主席三十五歲。自法渡海至英國，復渡北海歷挪威芬蘭至俄京彼得格勒，以國父之召，遂乘西北利亞鐵道汽車歸國。國父居滬，著民權初步，七月赴粵宣言護法，組軍政府。

民國七年戊午（一九一八） 主席三十六歲。與胡漢民組粵軍，軍中將校兵士，悉以黨人任之，八月 國父在滬，通電告海外同志，重訂黨章，派胡漢民爲討論和平代表。

民國八年己未（一九一九） 主席三十七歲。隨 國父赴滬，創辦建設雜誌，同行者有廖仲愷、朱執信、戴傳賢諸君。十月十日改中華革命黨，爲中國國民黨。民國九年庚申（一九二〇） 主席三十八歲。十一月隨 國父回廣州，重開政務會議，通電全國，恢復軍政府，發表宣言，繼續革命事業。

民國十年辛酉（一九二一） 主席三十九歲。五月五日 國父就非常大總統職於廣州， 主席素主六不主義，至是乃決不參政，一心致力於黨務，又以陳炯明爭權跋扈，力事勸喻，始免爲患。 國父得于平桂之後，率軍北征。

民國十一年壬戌（一九二二） 主席四十歲，六月十六日，以陳炯明叛國， 國父蒙難於總統府，旋脫險，於八月十三日赴滬，主席隨往。

民國十二年癸亥（一九二三） 主席四十一歲。二月二十一日 國父還廣州，執行大元帥職權，以軍權爲軍閥所操縱，遂有重組中國國民黨之舉， 主席奉召回國，與廖仲愷、胡漢民，共籌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。

民國十三年甲子（一九二四）主席四十二歲。一月一日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，其一切宣言，皆由主席擬草。主席於會中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，兼宣傳部長，是歲黃埔陸軍官學校成立，主席時往授課，於黨之歷史及主義，多所闡發。十一月三十一日隨國父在北京。與段執政商開國民會議。

民國十四年乙丑（一九二五）主席四十三歲。佐國父力排段氏召開善後會議之說，堅主召開國民會議，三月十二日國父以病卒於協和醫院，易簣時主席侍側，承命擬遺囑稿。

民國十五年丙寅（一九二六）主席四十四歲。一月一日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於廣州，舉為主席，二十七日向中央政治會議提議北伐。五月赴法，旋於十二月間離法過返。

民國十六年丁卯（一九二七）主席四十五歲。四月一日，由法歸國，抵上海，晤蔣介石等，力反排共過急，意見不合，旋復離滬赴法。

民國十七年戊辰（一九二八）主席四十六歲。留法避壽。

民國十八年己巳（一九二八）主席四十七歲。憤蔣介石專政誤國，於九月離

法歸國，與馮玉祥白崇禧等，出師討虜。

民國十九年庚午（一九三〇） 主席四十八歲。閻錫山思聯民黨左派，出師倒蔣，七月迎 主席來平，開擴大會議， 主席仍主張開國民大會，實施訓政。

民國二十年辛未（一九三一） 主席四十九歲。以胡漢民被蔣幽禁，舉國騷然，羣起責難，幾至作戰。十二月蔣氏下野，四屆一中全會改推林森為國府主席，中政常委，則 主席與胡漢民也。

民國二十一年壬申（一九三二） 主席五十歲、繼孫科長行政院，以東北日軍繼攻錦絲，旋有淞滬之戰，遷都洛陽，成立停戰協定。十月稍出國，有書留別，於國事多所主張，惜當局柄政者，不能聽耳。

民國二十二年癸酉（一九三三） 主席五十一歲。三月十七日歸國，重長行政院，主張對日以抵抗交涉並進，與日成立塘沽協定，華北賴此苟安。

民國二十三年甲戌（一九三四） 主席五十二歲。仍任行政院長，力謀華北戰區之恢復，及中日和平方案。

民國二十四年乙亥（一九三五） 主席五十三歲。仍任行政院長，力主兩國糾紛，可以誠意解決，不幸政敵見妒，於十一月一日四屆六中全會開幕日遇險。（詳

戴汪先生乙亥遇險始末記。

民國二十五年丙子（一九三六） 主席五十四歲。出國就醫。

民國二十六年丁丑（一九三七） 主席五十五歲。以西安事變，應中樞之召，

兼程歸國，力主與日進行和議，惜爲共黨所阻。

民國二十七年戊寅（一九三八） 主席五十六歲。國民黨於重慶召開全國臨時

代表大會，與蔣介石同任正副總裁，授以與日議和之權；而共產專政，不予支持，憤而離渝，即赴河內，於十二月廿九日發表讜電，與日方停戰言和。

民國二十八年己卯（一九三九） 主席五十七歲。召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

大會於滬，籌備改組國民政府，暨遷都南京事宜。

民國二十九年庚辰（一九四〇） 主席五十八歲。三月二十九日，在南京召開

中央政治會議，決定國府改組還都，任行政院長，兼代國府主席。十一月三十日與日本成立正式條約，中政會旋舉爲國民政府主席。

民國三十年辛巳（一九四一） 主席五十九歲。赴日訪 天皇，商討和平方案。

民國三十一年壬午（一九四二） 主席六十歲。五月四日偕褚民誼、林柏生、

周作人諸君赴滿洲。

汪主席印象

薛慧子

見過我們革命的領袖 汪主席，有誰不爲他的豐采而心神悅服的嗎？他體魄壯偉，精神奔奔，那麼和藹可親的笑容，永遠是年青熱情得很。今年六十歲了，但望之儼然三十許人，無論在什麼會場上，即使你默坐在某一角落，他一雙黑漆發光的眸子，如磁如電，彷彿射到你的心坎深處，又莊嚴，又仁慈，那偉大的人格在感召着你。曾經有不少日本歐美記者，研究我們的領袖何以如此攝生有道，我們知道，主席身心的修養，極其深湛，非尋常人所能及。他日常生活，是嚴守規律，每天六時起身，下午十時就寢，數十年來如一日；無嗜好，自奉甚儉。凡是讀過他爲東方雜誌寫的自傳，就可明瞭這革命的領袖從幼年時代起，一貫地苦練着自己。

在首都，主席的官邸是城北最清靜的一個住宅區。每天、六時起身，便在花園裏呼吸新鮮空氣，作柔軟體操，雖天寒，從不間斷。在夏天，愛穿白色的西服，鏤空皮鞋；在春冬，常御藏青色，黑皮鞋，取其樸實整潔，雍容大方。體力很強，走起路來，又穩健，又快，在廬山，從五老峯徒步跑到海會寺，幾百位大學教授都

落在他後面。平時辦公，也是這樣，「負責任，說老實話」，整天滔滔不絕的說着，運筆如飛的寫着，孜孜不倦的做着，健步、健談、健筆，非常人有非常的才能。

主席一身繫天下之安危，政務之忙，可以想見，但事必躬親而從不假手於人，某次在一個訓練團中演說，記者担任速記，回到社中尚未整理好，主席親筆補寫的稿子送來了，全文與演說時居然一字不遺漏。據猜測，那兩三千字只費了不滿半小時的功夫。聽說主席當年辦民報的時代，一天要寫萬字以上，我們今日的後生小子，對之真該愧煞！

主席的記憶力也特別強，你見過他一面，第二次再見，他總是認得你。新聞記者去拜訪他，寫的文章在報上發表，要如有一些地方寫錯，也逃不過他的慧眼。

當代偉人中，最擅演說的，當首推主席。主席的演說，你總在無線電裏聽過好多次了。國府還都前後，每逢主席演說，必起一大早躬臨會場而恭聽之，一次有一次的精采，他演說時，態度從容，口如懸河。略帶粵音的國語，能夠使聽衆個個瞭解，個個感動。每一字每一句，都挾着熱烈之情感。有一次的結句，大聲呼：「我們要把中華民國救回來，我們要把中華民國救回來！」我眼睛潤濕了，脈搏跳快，渾身有力，是被那呼聲激勵起來的一種活力呀！

說老實話，近二三十年來，得到主席影響的人太多了！全國各地革命工作人員的演說，一登講台，無不悉心模倣，奉為圭臬。主席早年在南洋時，已大露頭角，張永福先生嘗作文曰：「當時有學問的革命份子到星加坡，如展堂、精衛、梓琴等，無不來演講，諸人中最能令人感服者，尤莫如精衛。凡逢到他演講之夕，人未登台，而座已擁滿。演講時，鴉鵲無聲，每至一段精采處，掌聲如雷，足見聽者注意及其興奮。」

主席在國內是賢明的元首，在家裏，是一個最模範的主子，待人以誠，對僕役無疾言厲色。日常吃的菜肴，最簡單也沒有，牛肉一碟，已視為上品。報上曾傳愛吃「美人肝」一物，是南京明朝飯店的鴨腰子，幾角錢可吃一頓。某雜誌記者又說：「主席吃一隻小小蘋菓，總要把小刀分切開來，大家利益均霑，從不肯一人獨噉的。雖是小節，不難看出他的「民主精神」一般。」

我的朋友書齋裏，都有一幀主席手寫的立軸，書法秀勁可愛，所題的詩詞又清新絕倫。這些詩詞裏，流露着無限愛時愛國之思；同時，對山水花月自然界美的鑑賞，也不缺少。主席的文學作品，是可以傳之千秋，在歷史上占着不朽之一頁。

在藝術方面，主席對音樂很有心得。他親撰的「建國歌」，許多著名的音樂家爲之製譜，都不愜意。最近周學昌先生特製一譜，他纔認爲合格。當鋼琴上奏出這譜的時候，他用足尖輕輕地在地上打着拍，嘴裏唱出聲來。

25
311138

2007年11月14日

KBC
G
327.6
14